

纸飞机

左 眩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新星出版社

四季歌

【戊寅年 1938】

山水歌

【乙卯年 1939】

日月歌

【庚辰年 1940】

天地歌

【辛巳年 1941】

四季歌

【壬午年 1942】

●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

●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项目

纸 飞 机

左
眩
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新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纸飞机 / 左炫著. -- 天津: 新蕾出版社, 2017.4
ISBN 978-7-5307-6557-9

I. ①纸… II. ①左… III. ①儿童小说-长篇小说-
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95471 号

出版发行: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新蕾出版社

e-mail: 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http://www.newbuds.cn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(300051)

出版人: 马梅

电话: 总编办 (022)23332422

发行部 (022)23332676 23332677

传真: (022)23332422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数: 180 千字

印张: 9.5

印数: 1-30 000

版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8.00 元

著作权所有·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·违者必究, 如发
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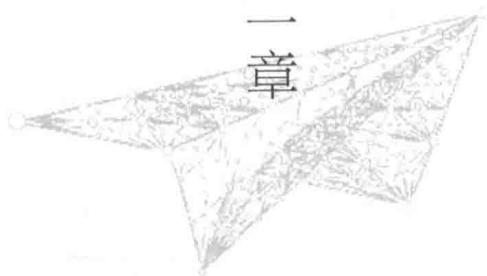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电话: (022)23332677 邮编: 300051

目 录

第一章	四季歌	【戊寅年 1938】	1
第二章	山水歌	【己卯年 1939】	61
第三章	日月歌	【庚辰年 1940】	123
第四章	天地歌	【辛巳年 1941】	185
第五章	四季歌	【壬午年 1942】	231

第一章



四季歌

【戊寅年 1938】



青菜头



冰粉



叶儿耙



1

“春天了！走，到珊瑚坝去放风筝！”

哥哥柏明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“王”字风筝。细竹篾条做的骨架子，又轻又韧，还拖着两条又长又细的尾巴。旧报纸糊的风筝上，有“新蜀报”三个大字——我并不真认得，是哥哥指着读给我听的。

哥哥是我们全家识字最多的，在整条曙光巷的孩子里，也是识字最多的。虽然巷子口的张家大哥也上学，但他比不上我哥哥。哥哥不但识字多，会糊风筝，而且跑得飞快。每到春天，他就带我去长江江心的珊瑚坝上看他放风筝。他的风筝能飞得比鸟还高。

“珊瑚坝可去不得了，那是军用飞机场！军用，懂不懂？小心把你抓起来！”妈妈刚背着一背篓洗干净的衣服从长江边回来，一听说珊瑚坝，就扯着大嗓门儿叫喊起来。

“那更好，我去看飞机玩！”哥哥扬起手里的风筝，呼啦啦地往巷子口跑去，又呼啦啦地跑回来，一边跑一边喊，“看飞机去喽！”

“飞机，飞机！我也要去看飞机！”妹妹金云才五岁，也跟着闹起来，追着哥哥跑。

我跑不快，就坐在屋门口的板凳上跟着轻轻跺脚，越跺越快，跟哥哥步子的频率一样快。

“兰兰，你等着，我们偷一架飞机回来给你看！”哥哥高举着风筝绕到我跟前，又像风一样折回去往巷子口跑。金云蹦蹦跳跳地跟过去，哥哥转身把金云背到背上，两个人一转眼就不见了。

“疯子！两个疯子！”妈妈上了楼，从二楼的窗户上支起一根长长的毛竹晾衣竿，搭到对面龚婆婆家的窗户上，“兰兰，你不要跟他们俩疯。尤其那个金云，小娃娃还疯成那样！”

我仰起头看妈妈把一件一件男人、女人的衣服晒在晾衣竿上，像是挂了一排没尾巴的风筝。看着那些衣服，我觉得满眼都是春天。

春天，连药都变得好吃了。

平时我要分好几次才喝完的一碗汤药，现在“咕嘟咕嘟”一口气就喝完了。

连爸爸都夸我：“兰兰乖，吃药乖。”

是啊，我也想让身体变得更壮一点儿，像哥哥那样，跑得飞快；像金云那样，追着哥哥跑。不过现在还不行。

天快黑了，哥哥和金云才回来。金云趴在哥哥背上睡着了。

“看这个小疯子。”妈妈一边说，一边把金云轻轻接过来，又从洗脸盆里揪出一条毛巾，给她擦擦脸蛋儿和手脚，再抱到二楼我们的床上去。

爸爸坐在一楼的床边，盘着腿，端着他的杨木长烟杆，“吧嗒

吧嗒”地抽着叶子烟，指指桌子上泡着的一大杯沱茶。

哥哥皱着眉头喝了两大口，学着爸爸平时的样子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：“哎——”

爸爸笑眯眯地看着他，问他：“好喝不好喝？”

哥哥瞪大了眼，竖起大拇指：“两个字——安逸！”

爸爸这回是“哈哈”地笑出了声：“好，下回可以跟我去泡茶馆了。”

哥哥得意地笑起来，笑着笑着，看见一直在旁边洗脚的我，走过来伸手摸摸洗脚盆里的水：“水都不热了，你还洗啊！”

我弯腰抓住哥哥的手，凑到他耳朵边，轻轻地问：“飞机呢？”

哥哥赶紧用另一只手按到他的嘴唇上，做了个“嘘——别说话”的手势，回头看看爸爸，又再“嘘”了一遍，用手指了指楼上。

我点点头，把脚从洗脚盆里抬起来，哥哥二话没说就端着我的洗脚盆去倒水。我哪里还有心思泡脚，匆匆擦干了，赶紧往楼上跑。

妈妈差点儿跟我在楼梯上撞个满怀：“哎呀，慢点儿！一个个忙着去投胎啊！”她用手轻轻地在我的屁股蛋儿上推了一下，转头又叫：“死娃儿，疯得饭也不吃。灶头有开水泡饭，还有泡咸菜，快点儿去吃！”

我躺在我和金云的小床上等哥哥。我们家楼上楼下的屋子都小得可怜，哥哥一贯是和我们在楼上打地铺的，妈妈早帮他把床铺好了。

不一会儿，隔壁又放唱片了：

春季到来绿满窗，
大姑娘窗下绣鸳鸯。

那唱歌的人嗓子又尖又细，却又甜甜的，像是站在拉长的糖丝丝上唱。宋阿姨是雷打不动每晚都要放的，我们隔着木头墙板每天听每天听，慢慢也觉得好听。我还会跟着哼两句：

醒来不见爹娘面，
只见窗前明月光。

……

听着哼着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哈欠。金云就睡在我的身边，浑身暖暖的，烘得人犯困。哥哥不知道在磨蹭什么，左等右等也不见上来。我等着等着，眼睛就睁不开了。

早上起来，哥哥已经去上学了。我不知道是该怪自己睡着了，还是该怪哥哥没叫我，反正是有点儿闷闷的，不痛快。爸爸出去干活儿，妈妈带着金云去长江边洗衣服，跟往常一样，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

闲着没事，我就又慢慢挪到巷子口去看人家修水池子。

这水池子正好修在我们曙光巷的巷口对面，不大不小，和我们巷子一样宽，方方正正的，已经修了好些日子。

“快弄完了吧？”看修水池子的除了我，还有巷子里的孤老头儿刘爷爷。他老爱问这问那。

“快了。”修水池子的白裤脚叔叔用刷子给池子抹灰浆，从左往右抹一遍，又从右往左抹一遍。

刘爷爷走近水池子看看，转头招手叫我：“妹妹，来，来。”

我一步一步往他身边去，刘爷爷就从兜里掏出他的手帕子，抽空擤个鼻涕。等他擤完，又把手帕子叠好，依旧揣进兜里，我便到他跟前了。

“妹妹，来，这里来。”刘爷爷把我拉到水池子边上。这水池子是贴着墙角修的，只有两面是新砌的墙壁。刘爷爷伸手比了比，新墙壁到我胸口那么高。

“你看，这水池子外面是不高，八岁的女娃儿，才到她胸口这儿。妹妹，你们小娃儿可不要来翻这水池子，一翻就掉进去了，要淹死的。这儿深得很！”刘爷爷指给我看池子里面，里面还站着一个叔叔在刷墙，旁边搭着竹架子，从外面却看不见他。

里面的叔叔抬起头来，两道黑眉毛像是两条吃撑了的大毛虫，我有点儿想笑。

“不深怎么行？二府衙这片就靠这个池子防火了。这可不是给小娃儿游泳耍的。”黑眉毛叔叔举起刷子对我舞了舞，“来游嘛，一游就被拉到水里头淹死了哟。”

我赶紧躲到刘爷爷身后，却听见他们几个人都笑起来。我知道他们这是在吓唬我玩，就又站出来，大着胆子往水池子里面看。水池子里面干干净净的，深是深，并不吓人。

“淹死倒算命好。”这声音一听就知道是宋阿姨来了。宋阿姨说话的腔调和我们巷子里其他人都不一样，软软的，像小鸟叫。我转头一看，果然是她，穿着半旧的条纹旗袍，头发和往常一样梳得油光水滑，胳肢窝底下夹着她的绣花提包，歪着肩膀点了一根纸烟来抽。

“走，走，回去吃饭。”一见宋阿姨出门，我们便都知道到中午了。刘爷爷牵着我回巷子里去，路上我转头看了宋阿姨两次，末一次看她把纸烟扔到地上，伸出穿着绸子鞋的脚踩了两下，踩的样子挺好看。

“兰兰，吃饭！”我刚进巷子，就碰见梳着辫子的龚五儿从她家跑出来喊我，手上还拿着糊了一半的纸盒子。

刘爷爷松开我，我便由龚五儿牵着，往龚婆婆家吃饭去。

这天吃得好，香椿炒鹅蛋，只有春天才有的。吃完了，满嘴都是清香。

春天里，尽是好事。

巷子口的水池子修好了，蓄了满满一池子水；我们巷子里的大小房子，有人来让统统新粉刷了一遍，原来白的墙都刷成了灰黑色，整个巷子像换了件新衣服，有种新鲜的干净；晚上整个巷

子都统一熄灯了，像是有人发号施令一样，忽然整条巷子就黑漆漆的，一巷子的人都睡不着，摸黑摆龙门阵，讲鬼故事，我们小娃娃不用蒙眼睛就可以玩“逮猫儿”；最好的是哥哥的学校改了上课时间，一早一晚上课，白天却不上课，他尽可以带着我和金云玩去！

宋阿姨有一天忽然搬去了万县乡下——我们晚上没有“糖丝唱片”听了，但宋阿姨临走把屋子钥匙交给妈妈一把，让哥哥可以去她屋子里住。哥哥很高兴不用再打地铺，我也跟着高兴。宋阿姨屋子里还有张哥哥可以甩开膀子写作业看书的桌子，哥哥就在这张桌子上开始写日记，还在这张桌子上给我们折了第一架纸飞机。

“四四”儿童节那天，哥哥带我和金云去中央公园参加游园会，一起去的，还有我们姑姑家的表哥祥华和表姐祥文。

中央公园夹在上半城和下半城之间，我家住在下半城，表哥家住上半城。我走路慢，金云又小，表哥他们就先来接我们，再一起爬坡往上去中央公园。

那一坡梯坎是真够长的，还拐好几个弯。哥哥背着我，祥华哥哥背着金云，祥文姐姐背着一个布挎包。她去年刚上中学，剪着齐耳的短发，短发上别着一个红线缠的黑发卡，很好看。

“祥华哥哥，我们来玩石头剪子布吧，兰兰代表你，金鱼儿代表我。哪个赢了，哪个就往上走三步。”梯坎太长，祥华哥哥他们俩

背着我们两姐妹，“呼哧呼哧”直喘气，哥哥就想出个比赛爬梯坎的妙招，我们三个女娃儿都拍手同意。祥文姐姐马上就说她来当裁判，数步数。

“石头，剪子，布！”金云赢了，祥华哥哥大跨步往上爬梯坎，我们一齐数，“一、二、三！”祥文姐姐往上走了两步，站在我们两组的中间。

“石头，剪子，布！”金云又赢了，高兴得在祥华哥哥背上一个劲儿地扭来扭去。祥华哥哥又往上爬了三步。现在我们看他们得仰着脸。我有点儿着急，忍不住在哥哥背上直蹬腿。

“石头，剪子——布——什么布哟！”只听哥哥大喊一声，还没分出输赢，他就猛地往上冲去，瞬间就把祥华哥哥和祥文姐姐都甩到了身后。

“啊，赖子！”“抓赖子！”“哇——”我听见祥华哥哥和祥文姐姐的喊声从后面传来，里面还夹着金云的哭闹声。

哥哥可不管那么多，他“哈哈”大笑着，一路狂奔，跑得飞快。我趴在哥哥背上，紧紧抱着他的脖子，先是埋头笑，后来便转过脸去看着气冲冲追过来的祥华哥哥和祥文姐姐，一边笑，一边叫：“哥哥，快点儿！他们来了！哥哥，快点儿！”

最难爬的一坡长梯坎，我们就这么一路笑着闹着，居然一会儿就爬完了。等祥华哥哥他们追上来，也不生气了，连金云也“咯咯”地笑着，带着汗的小脸蛋儿被阳光照得又红又亮。

到中央公园，便看见有纸花扎的一扇大花门，花门上龙飞凤

舞地写着几个大字，哥哥一个一个地念给我们听：“防——空——游——园——会。”我们都很兴奋。因为是儿童节，去逛的有许多小孩儿，还有像祥华哥哥他们那样的中学生，也有大人，挤挤挨挨的，很是不少，看样子很像是以前哥哥带我去过的新年游园会。里面有套圈的，夹玻璃球的，捞金鱼的，猜谜的，对对联的，掷飞镖的……一处处围着的都是些兴高采烈的人。有说四川话的，有说官话的，也有说宋阿姨那样鸟叫一样的话的，还有些腔调我没听过，也听不懂，都在热热闹闹地说，叫好起哄喝倒彩吆喝喊人，谁也不输谁。

金云早从祥华哥哥的背上跳下地来，拉着祥文姐姐的手钻到人堆里去了。哥哥仍旧把我背在背上，祥华哥哥跟着我们，一会儿去套圈，一会儿去掷飞镖。哥哥想玩的时候，就让祥华哥哥背着我；祥华哥哥玩的时候，哥哥就背着我。哥哥套来一个木头小炮，祥华哥哥掷飞镖换了一包炸麻花，都给我拿着。

“兰兰，来，捞个大的！”到了捞金鱼的地方，哥哥把我放下来，祥华哥哥从一个歪嘴老太手里接过鱼抄子，塞到我手里。

我拿着抄子，盯着面前那个大木盆里游来游去的小金鱼，先去捞一条红的，它用力一扭身，跑了；又去捞一条金的，眼看就要到抄子里，却又跳走了。旁边排队的小胖子不耐烦地来挤我：“快点儿快点儿！捞不着就换人！该我了！”

哥哥一屁股把小胖子挤开，指着一条黑金鱼喊：“黑的，那条黑的大！不着急，慢慢捞！”祥华哥哥从地上捡起一个抄子，却是破

的，他也不管，塞给小胖子：“胖墩儿，别挤，你用这个！”

我屏住呼吸，将抄子埋在水里，慢慢地等。等那条黑金鱼游过来，又游过去，再游过来的时候，我忽地往上一提，就听哥哥欢呼道：“好哟，捞到了！”

祥华哥哥从手里一长串的游园票里撕下三张给摊主，摊主便用一个玻璃药瓶将黑金鱼装了给我。哥哥让我专心捧着金鱼，把木头小炮揣进他的衣兜里。炸麻花则由祥华哥哥给我们一人分了半根嚼了，剩下的祥华哥哥揣在兜里，留给祥文姐姐和金云。可他刚揣进兜里去，又拿了出来，再多抽出一根整的给我吃。

“哥，来，来！”我们正裹在人堆里嚼麻花，后面有人拉祥华哥哥的衣角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祥文姐姐和金云，“那边有飞机！”

祥文姐姐指着右面台子上的一个大东西喊，金云跟着喊，又脆又响：“飞机，大飞机！”

哥哥背上我，祥华哥哥背上金云，我们一起拥到右面的台子前，仰起头来。我第一次看到了飞机。

好大一只铁麻雀。

“螺旋桨！”哥哥指着飞机头前面的三片树叶一样的东西叫道。

我一手紧紧将装金鱼的玻璃药瓶抱在胸前，一手紧紧搂着哥哥的脖子，看着飞机伸展开的巨大翅膀，半开的莲花一样的尾巴，还有粗壮的身体和圆滚滚的轮子，一下子就看入了迷，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
“苍鹰！霸道，确实霸道！”祥华哥哥两眼放光，细细地打量着飞机，嘴里反反复复地念着，“嗒嗒嗒，嗒嗒嗒，轰！”

金云也跟着学：“苍蝇！嗒嗒嗒，嗒嗒嗒，轰！嗒嗒嗒，嗒嗒嗒，轰！”

一个穿着军装的人上台来讲话，说的是个没怎么听过的腔调，我听了两句，好像是说防空警报，还有防空洞，听不太清楚。左右看看，游园会里的人也没太认真去听那军官讲，依旧夹玻璃球的夹玻璃球，掷飞镖的掷飞镖，叫好的叫好，起哄的起哄，看飞机的看飞机。我倒是听见后面有人在议论并笑话那个军官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。我再看看那军官，还真是。

“哥哥，你看那个人，一个眼睛大，一个眼睛小。”我忍住笑，凑到哥哥耳朵边说。

哥哥好像没听见，眼睛还直盯着飞机看。我自己偷偷笑了一会儿，又跟金云和祥文姐姐说，她俩看了看那军官，都笑了。

回家路上，哥哥一直和祥华哥哥叽里咕噜地说话，我伏在他背上，半睡半醒的，只断断续续地听见什么“飞机”“炸弹”“高射炮”；金云在闹，说没有去看猴子和孔雀；祥文姐姐唱着歌，我却听得格外清楚，唱的是：

谁掀起了大海的波涛？

谁引发了燎原的枯草？

谁破坏了世界的和平？